

芷

江

日

落

2

罡风 著

金陵谍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步步惊心，环环相扣
悬念不断，高潮迭出



芷

江

日

落
②

罡风 著



金陵谍斗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北京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，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芷江日落.2, 金陵谍斗 / 罡风 著. -- 北京 : 清华大学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302-41465-0

I. ①芷… II. ①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4456 号

责任编辑：张立红

封面设计：邱晓俐

插图作者：邱晓俐

版式设计：方加青

责任校对：李跃娜

责任印制：李红英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

邮 编：100084

社 总 机：010-62770175

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 量 反 馈：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刷 者：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 者：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48mm×210mm

印 张：10.375

字 数：299 千字

版 次：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2.80 元

产品编号：065748-01



目录

第一篇 破绽 1

第二篇 遇险 83

第三篇 真相 129

第四篇 覆灭 199

第一篇



1

赵维山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，他已一筹莫展。

他不知自己怎么如此运背，刚离开“屠夫”的魔掌，又进入更加让人恐怖的狼窝。

他想了很久，也想了很多，但是，如何逃出狼窝？他却毫无办法。

他是个意志坚定的人，但意志再坚定，也要有力气才行。没有力气，一切都是枉然。

他只希望抓他的人快点露面，既可以让自己清楚为什么被抓，还可以借机要点吃的。

可是，绑匪似乎有意要折磨他一样，既不露面，更不给他吃的东西，连碗水都不给他送来。

想到水，赵维山更加难受了。他本就是个爱喝水的人。若隔半小时不喝水，就会觉得难受。现在，已经快四个小时没喝水了，他的喉咙里就像有东西堵住了一样，火辣辣的，十分难受。

突然，他听到了老鼠打架的声音，心里不由产生了几分恐惧。他从小就怕老鼠，每次晚上哭闹的时候，妈妈就说：“老鼠来了！”他就会立即止住哭声。不吵也不闹，安静地睡觉。

后来，他长大了，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怕老鼠。但是，老鼠那呲牙咧嘴的怪相和呜呜尖叫的声音，却仍使他下意识地产生恐惧感。对于此点，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。一个将全部身心交给了组织的人，一个连死都不畏惧的人，怎么会怕老鼠？

他虽是一个高智商的人，头脑里藏着十分渊博的知识，却忽视了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就是条件反射。在心理学上，这是一种典型的条件反射。

只要是动物，就具有条件反射的本能。苏联心理学家巴普洛夫做过许多试验，证明了这个事实。

人是高级动物，当然具有条件反射的本能。

赵维山也不例外，他因为自小怕老鼠，时间一长，就形成了条件反射。这并非是他天生胆小，而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。比方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顽童，突然遇到他的老师时，立马就会变得循规蹈矩，玩心尽敛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其实是条件反射的结果。小孩本就不懂事，无所谓胆大胆小的问题。在老师面前，他若不循规蹈矩，就要受到处罚。这种处罚受多了，就会形成条件反射。

赵维山现在已是一个无所畏惧的革命者了，却为什么怕老鼠？这除了小时候形成的条件反射外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被五花大绑，头上面又罩了一个黑布袋，而且被扔在了地上。一个什么都看不见，浑身不能动弹的人，一个小时候就害怕老鼠的人，突然听到老鼠的尖叫和打闹，又怎会不产生条件反射？

正当赵维山为老鼠的事烦心的时候，铁门被“咚咚”地轻敲了两下，一个嗓子压得很低的声音自门外响起道：“里面有人吗？”

听到这声问话，赵维山这一喜非同小可。总算有人来了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不管他的目的怎样，总比一个人孤零零躺在这里任老鼠欺负要好。

他赶快答道：“有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将我关在这里？”

外面的人回道：“这个我暂时不能告诉你，但我想知道你是什么人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赵维山本不想理他，你们将我关进这里，还不知我是什么人，叫什么名字？但又一想，这也许只是一个看守人员，当然不知道自己是誰。便告诉他道：“我是特务处反谍科副科长赵维山，你告诉你们的头儿，你们绑架我是犯法的。”

他还想继续往下说，却听到外面的人道：“你别说了，我会想办法救你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就没有任何动静了。

赵维山等啊等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可是，救他的人却始终没来。

赵维山失望了，彻底地失望了。

有人说，期望越高，失望越大，这句话一点不错。

此前，赵维山知道自己孤立无援，浑身无力，既无逃跑的可能，更无被救的希望。因此，他虽然难受，却并不失落。自门外响起那个声音后，他知道有了得救的希望了，便一心一意等着来人救他。可是，这一等几个小时，救他的人却始终不再出现，他开始怀疑自己刚才只是幻觉。他甚至怀疑刚才自己是不是睡着了，说有人来救他只是自己的一个梦。

他开始嘲笑起自己来，一个坚定的革命者，一个早就抱定为革命献身的地下工作者，害怕老鼠不说，居然产生如此幻觉。死则死矣，怎能如此不济？司马迁早就说过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。”为革命而死，为抗击日本侵略而死，本比泰山还重。替法西斯卖力，替欺压老百姓的人去死，则比鸿毛还轻。自己是为侦查日谍案而被抓的，即便就此死去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

如此一想，赵维山精神一振，怯意全消。他似乎感觉肚子也不饿了，口也不干了。他要看看绑匪到底如何整治他，他已做好了和绑匪周旋到底的思想准备。

就在这时，外面响起了一个低沉但十分清晰的呼叫声：“山茶花，山茶花。”

这是自己的代号，这里怎么有人知道？他怕自己又是幻觉，他咬了一下舌头，有痛感，知道不是幻觉。

这时，外面的呼叫声又响了起来：“山茶花，你在哪里？山茶花，你在哪里？”

的确是有人在呼叫自己，他知道这里戒备森严，稍有不慎，将命丧当场。显然，这是组织上派人救自己来了，他也顾不上去想组织上怎会知道自己被关在这里？便也压低声音回道：“我在这里！我在这里啊！”

很快，外面的铁门被再次敲响，刚才呼叫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里面是‘山茶花’吗？”

赵维山道：“正是，您是……？”

外面的声音道：“你不要说话了，也不要问，你等着。”

然后，便听有人拨拉了一下门锁，很快，铁门被打开了，一个人跨了进来。

来人只三两下，便将罩在赵维山身上的黑布袋撕开，然后，将绑在他身上的绳索解开，手一拉他道：“快！跟我走！”

脱离布袋后，赵维山就看见外面的电灯光了。借着电灯光的余光，他快速地扫了一眼所处的环境，知道自己被关在一间大仓库里，里面堆满了各种枪支和子弹。便顺手拿起一支左轮手枪，压上子弹，跟着来人蹑手蹑脚地离开了仓库。

刚离开仓库，对面迎头来了两名巡逻警察，这人将赵维山一拉，迅速拐进了不易被人发现的墙角。

来人低低地道：“等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，听我的口令行事，明白吗？”

赵维山点了点头，算是回答。

很快，巡逻警察就要到达墙角了，“沙沙”的脚步声清晰可闻。赵维山正在想这人会怎样对付两名警察？只见他手一扬，两名警察闷哼一声，即双双倒在了地上。

来人对赵维山道：“快！将他们拖入仓库！”边说边一个纵步，即到了被击倒的警察身边，拖着一名警察就往仓库奔。

赵维山也学他的样，提着一名警察的双腿就往仓库拖。可是，这名警察就像生了根一样，钉在地上纹丝不动。赵维山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，却无法将他挪动半寸。

要知道，赵维山本就一文弱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。加之，刚从“屠夫”的囚笼里出来又落入绑匪手中。到现在为止，又将近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。连续的折磨和饥饿，就是一个精壮汉子，也会失去往日的活力，更何况一个自小锦衣玉食，从没受过苦楚的书生？若非精神力量的支配，他现在可能连路都走不动了，哪还有力气拖动一个一百多斤重的警察？

来人出来一看，赵维山提着警察的两条腿在原地气喘吁吁地捣弄，不由暗笑。赶快上去接了过来，只三下两下，就将警察拖进了仓库。然后，返身将仓库门关上，挂上锁，手一拉赵维山道：“快！跟

我走！”

两人猛跑一气，前面却是一道围墙拦住了去路。赵维山心中暗暗地叫了一声苦，心想，即使在酒足饭饱之时，要自己跨过这道围墙都不可能，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，这围墙如何过得去？再加之围墙上满是带刺的铁丝网，要想从这里过去，那是比登天还难了！

正当他满腹狐疑之际，这人伸出一只手便将他夹了起来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身子已随着腾空而起。赵维山立即闭住双眼，只听耳边“呼”的一声风响，身子便轻飘飘地落在了围墙外面的地上。

赵维山这才长嘘了一口气，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。这时，不远处围墙拐角的地方传来了阵阵嘈杂的人声。仔细一听，似乎有杨如风的声音，赵维山提腿就要往那边跑，但这人伸手止住道：“你现在不能去，那边危险，跟我走！”说完，手一扬，一道无声的火花冲天而起，再伸手一拉赵维山，两人便迅速地离开了围墙边。

这时，赵维山才有机会问道：“请问，您是不是‘扬子一号’派来救我的？”

这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赵维山道：“您如何称呼？”

这人道：“叫我老陶就行。”

赵维山道：“‘扬子一号’怎知我被关在这里？”

老陶道：“这我也不知道，等会你问他好了。”

赵维山道：“您的功夫好棒啊！能否教我一点？”

老陶笑了笑，道：“你是没见过功夫好的人啊！就我这点三脚猫的功夫也能叫棒？你想学功夫？”

赵维山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想，太想了！尤其经过这次被绑架后，更加感到身怀武功的重要了。您能不能教教我？”

老陶道：“我们都是组织中的人，平常只能单线联系的。我能不能教你功夫，必须‘扬子一号’批准哟。”

赵维山道：“那行，我会向‘扬子一号’请示的，到时，您可不能食言啊！”

老陶道：“能成为‘山茶花’的师父，是我求之不得的事，我怎

么会食言？你肚子饿了吧？走，我陪你宵夜去。‘扬子一号’这时也该回家了，有事明天再谈吧。”

2

此时的赵维山，的确想吃东西了，但想到杨如风此时不知急成了什么样，竟没有了一点食欲。他觉得应将自己脱险的消息赶快告诉杨如风，才能安心吃饭。

老陶也觉得他的想法有道理，两人便一起去找公用电话。可是，附近根本找不到，赵维山只好决定回特务处。他让老陶先回家休息，说自己赶回特务处还有要事处理。老陶不放心，硬是陪着他，直到见他进了特务处的大门，方才放心回家。

杨如风在警察局长闫长发的陪同下，把仓库的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，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，只好向闫长发说了几句表示歉意的话退了出来。

刚回到外面，一名手下跑来报告，说赵维山已回了特务处。杨如风一听大喜过望，立即让韩少冰带人去通知各处停止搜查，自己则开着汽车向特务处奔去。

进到办公室，见赵维山正一手端着一杯水，一手拿着一张当天的《扬子晚报》悠闲自得地边喝水边看报。杨如风三步并作两步奔了过去，一把抱住赵维山道：“我的好兄弟，你这一晚上跑哪儿去了？可把我给急死了！”

赵维山也十分激动，他语带哽咽地道：“维山又给您添麻烦了，我这次可是死里逃生啊！”

松开赵维山，杨如风道：“快告诉我，是谁绑架了你？又是如何逃出来的？”

赵维山道：“是一名姓陶的侠士将我救出来的，具体叫什么名字却不肯告诉我。至于是谁绑架了我，因我并没见到他们的面目，目前还难以确定，但有一个人却逃脱不了嫌疑。”

杨如风道：“他是谁？快告诉我，我现在就去将他抓来。”

赵维山道：“天马上就要亮了，先不急在一时。我已知道，因为我的失踪惊动了处座和委员长，您是不是应当先将我已回来的消息报告处座？”

杨如风伸手一拍脑袋，道：“呀！还真的是！处座交代我不管任何时候，只要有你的消息，就要向他报告的。”边说边拿起话筒，拨通了戴笠官邸的电话。

听说赵维山平安回来了，戴笠也十分高兴。他问杨如风，赵维山今晚去了哪里？他是怎么回来的？杨如风告诉他是被人绑架了，被一名姓陶的江湖侠士救了出来。到底是被什么人绑架的，因赵维山未见到绑架者的面目，一时还难以判断，已确定了一个最大的嫌疑人。

见赵维山果然被绑匪绑架，戴笠十分震惊。特务处自成立以来，只有特务处的人绑架别人，哪有特务处的人遭别人绑架的？天底下还真有如此胆大妄为的人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戴笠指示杨如风，此事务必一查到底。不管是谁，也不管有无证据，只要有嫌疑，先抓了人再说。

放下电话，杨如风对赵维山道：“你都听到了，处座指示我们，先不管证据，抓了人再说。你快将嫌疑人告诉我，我们现在就去抓人。”

赵维山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科座和处座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此事不是着急能解决了的。如果维山猜得不错，这里面一定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。说不定，绑架我只是他们整个计划的一部分，他们还有更大的阴谋。为了戳穿他们这个阴谋，我们目前还不宜抓人，更不宜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抓人。否则，您抓到的只会是几条小鱼，而我们需要的大鱼就可能乘机逃脱了。此点，还望您在处座面前予以说明为好。”

想了想，杨如风道：“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处理？”

赵维山道：“我们先来一招打草惊蛇，然后再见机行事。”

杨如风道：“如何打草惊蛇？”

赵维山道：“目前，最大的嫌疑人便是被您称为重情重义、恩怨分明的伍应元。我们从调查他入手，背后的大鱼一定会有所行动。”

赵维山的话，把杨如风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伍应元是最大的

嫌疑人？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绑架赵维山？三年前在无锡的情景，立时一幕一幕地浮现在脑海里。说实话，杨如风此生除了感到欠父母和师父的情和那个叫徐大为的情以外，就只有一个伍应元是他耿耿于怀的人。这倒不是说伍应元有什么恩于他，而是这个人亲手将自己的亲哥哥交到了杨如风的手里。虽然后来他被枪毙了是罪有应得，但杨如风却总觉得自己对不起伍应元，总在想该如何弥补一下这种心理上欠下的债。

如果是别人，杨如风也许毫不犹豫就相信了赵维山的话。可现在从他口里说出来的是伍应元，杨如风就既感到震惊，又感到疑惑了。

赵维山见杨如风不说话，知道他一时感情上还难以接受。便半开解半提醒地说道：“我知道您是一个真正重情重义的人，可是，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要靠情义互通才会有真正友谊的。因此，我们对人，只要求得自己心安就可以了。从那天您介绍与伍应元的交往来看，维山认为，您是有恩于他的。若当时您不救他，也许他早死了。而他那个哥哥，由于给日本人当走狗，自然免不了可耻的下场，这与您有何相干？现在，伍应元已成为此案的最大嫌疑人，此案的背景又如此复杂。他到底在里面充当了什么角色？他后面的大鱼到底是什么人？目前当然还难以确定。在此情况下，您作为本案的主侦人，理应秉公处理的。此点，维山相信您会有个正确的决断。”

叹了一口气，杨如风道：“我只是觉得，他当时能主动将亲哥哥交给我，没有一种大义灭亲的情怀，是很难做到的。因此，自那时开始，一直觉得似乎应对他有个补偿什么的。可这几年由于天各一方，这事也就搁下了。现在，他若真的卷进此案，还真是让我为难啊！”

赵维山道：“这就叫各为其主啊！您现在受命侦办此案，能从个人的感情出发吗？再说，他当时把亲哥哥交给您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？是真是的大义灭亲？还是一种丢卒保车的选择？现在看来，是很难确定的。”

杨如风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赵维山道：“因为，我隐隐感到，这次他们绑架我，背后有日本人的影子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伍应元就也是日本人的一条狗！和这样的

人交朋友，您不感到悲哀吗？”

杨如风道：“我想知道，你是如何确定伍应元有嫌疑的？”

赵维山道：“第一，昨天我们去他办公室向他了解情况时，除了对屈东云的问话记录过于简单外，他明显对我们隐瞒了有冲锋枪子弹一事。而只要稍有武器常识的人都知道，这种冲锋枪是日本人制造的。他为什么要隐瞒？第二，我们去对屈东云进行调查，是按他的指点去的。换句话说，只有他知道这事。可是，当我们离开屈东云家半个小时后，屈东云却被人杀了，杀死在自己的家中。是谁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找到屈东云？他为什么要杀死屈东云？第三，我和您第二次从屈东云家出来，已经是晚上了。他们先用调虎离山计将您调开，然后，再对我进行绑架，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再去屈东云家？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。后来，我觉得只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我们内部出了叛徒，有人提前把我们的行踪用电话通知了别人。再一个就是他们在屈东云家安装了窃听装置，我们对屈东云的问话，他们已通过窃听装置听到了，他们料定我们会再去他家。因此，他们设计了这么一个圈套让我们钻。第一个可能已被证实不存在。因为，我刚才在这里等您回来的时候，已通过总机查询了，在我们离开办公室后，特务处没有打往外部的任何电话，既然如此，就只有第二种可能了。伍应元是缉侦科长，如何办案，应提取什么证据，他是心中有数。换句话说，若是一般人，即使听到了我们和屈东云的对话，也不一定能从中发现什么破绽。对一个缉侦科长而言，就绝不会如此简单了。第四，我被绑架后，被关在一个兵器仓库里，我虽然现在还不知道那叫什么仓库，但那里有警察把守却是知道的。有警察把守的兵器仓库，不可能是军队的。”

杨如风打断赵维山的话道：“等等，等等，你说你被关在警察局的兵器仓库？”

点了点头，赵维山道：“不错。”

杨如风道：“警察局的兵器仓库只有一个，就是在浦云。可我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到了那里，我在里面仔细搜查了一遍，未发现可疑之处啊！”

赵维山道：“这就对了。我被那位姓陶的侠士救出来后，的确感到不远处围墙拐角的地方有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像您，我当时就要过去，被他阻止了。他说那边危险，不让我去。现在看来，我被关的地方就是浦云仓库了。至于您没发现可疑之处，那可能是我当时已经逃出来了，陶侠士特地将关我的仓库门照原样关好了，您如何能发现破绽？”

点了点头，杨如风道：“你接着说。”

赵维山道：“将一名被绑架者关进警察局的兵器仓库，谁有如此胆量和能量？但伍应元可以做到。因为，他是缉侦科长，随便找个借口，就可以将他要抓捕的人犯关到那里去。如果没有这第四点，仅前面三点，是很难将他列为重要嫌犯的，但有了这第四点，我想，不将他列进去都很难了。”

杨如风道：“你的分析很有道理，你刚才说先打草惊蛇，准备如何做？”

赵维山道：“以上四点，仅是推测，我们还没有拿到真凭实据，这时贸然去抓人肯定是不合适的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公开去警察局调查伍应元在我们离开他办公室后的行踪，理由就是他有杀害屈东云的嫌疑。至于我被绑架的事，暂时先不要提，如果真是警察局的人绑架了我，我们去调查时，他们一定会有所反应。然后，我们再见机行事。另外，那个救我的老陶，是如何知道我被关在那里的？这个人行踪飘忽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还要设法找到他。或许，从他那里，能得到一点消息。但这就要花时间了。在没找到他之前，我们只能从调查伍应元入手。”

杨如风道：“很好！就按你的意见办。”看了看表，时针已指向六点了，天光已经大亮。

杨如风道：“你已几天没睡了，先去吃点东西，然后休息半天，下午我们一起去警察局如何？”

赵维山道：“您不也几天没睡吗？我刚才在等您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吃了几个烧饼，现在不想吃东西了。我在这里眯个盹，八点钟就去警察局吧。”

杨如风道：“你怎能和我比？你是读书人出身，几天不睡会吃不消的。这样吧，我还有事要向戴老板汇报，你就在这睡一下也行。等我汇报完后，再一起去警察局吧。”

赵维山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也行。”然后，头一歪，就在椅子上呼呼睡去。

知道他的确十分疲倦了，杨如风赶快找来一条毛毯盖在他身上，然后，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办公室。

3

赵维山这一觉睡得可真香，等他醒来时，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了。

杨如风刚进来。

为了让他好好休息，特地将电话话筒搁在了一边。去了一趟戴笠办公室后，就和王平、韩少冰他们一起商量着如何尽快开展侦查的事。现在，估计赵维山休息得差不多了才进办公室。

赵维山伸了一个懒腰，又揉了揉眼睛，道：“啊！这一觉睡得真舒服。”抬腕一看手表，都十二点半了。他问杨如风道：“您不是说八点钟一起去警察局的吗？怎么没叫我？”

杨如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看你累成这样，就干脆让你多睡一会儿，反正上午去下午去也差不了多少。”

赵维山十分感动，道：“嗨，您这人哪，叫我怎么说好？您去戴老板那里他怎么说？”

杨如风道：“他已同意你的方案，只是强调我们要快点破案。”

口气里带着一点牢骚，赵维山道：“我们还不是也想早点破案？这当官的就知道下命令。呃，您吃饭没？我可是肚子饿了。”

杨如风道：“还没呢，就等你醒来。我们现在去吃饭吧，吃完饭好去警察局办事。”

正在这时，王平提了一篮子东西进来了。

杨如风正要问他提的是什么东西？王平解释道：“因知道两位长官尚未用饭，特在外面买了一些吃的来，请二位随便吃点。”说完，